



布水臺集序



布水臺集者山翁和尚之禪之餘之所爲集也禪者之言曰行於心爲禪然則禪有餘乎荷大汰者無執懷勝業者不滯繇山翁和尚之禪而淡之莫非餘也嗚之以一詣包之以兼弘繇山翁和尚之餘而大之莫非禪也或者曰儒之學依於實禪之教說乎虛實故自形其不足而虛則嘗見其有餘儻所謂大道是邪非邪予智不足以知山翁和尚之禪知其餘者甚矣山翁和尚之禪之似吾儒也今夫先王之所秩聖人之所訓其要歸於正君臣定父子不離明物察倫

者近是是故父子者人之始也君臣者人治之大者也吾嘗覽乎山翁和尚之集矣祝聖人而悼天子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壽有疏薦有文如誦如泣君臣之義也諸如靖揚雅推之也義僕傳廣之也其爲翼孝說養母文篤於親也進而之於師有父道焉稱道勿絕所謂孝也繇師而上之百世之師身焉象焉譜焉經焉堂焉塋焉不忘祖禰之意也爲歿者言狀自文林公傳自廣陵先生而下爲生者言牘自復古南詩自送以直而下悟發感寄婉而有歸無諍之篇有懷之什兄弟朋友之誼也甚矣山翁和尚之禪之似吾儒也或又曰天下之道儒者實之然而多實則多累是故亂之以生歿撓之以得器及其敝也至於悖聖人之言廢先王之服蔑君親之恩弃昆朋之族禪者卽不然歿生則一之得器則齊之泊然無所起於心而澹然無所繫於世虛之謂也是以累盡而理存天屬雖離而孝不違世典已讞而敬不失故曰守儒之說實天下之虛可以處治世通禪之學虛天下之實可以處亂世嗟夫此又有爲言之也予智不足以知山翁和尚之禪而謂山翁和尚之禪之似吾儒者固其餘也

四明流寓雲間包爾庚題

後序

道峰山翁和尚以天童嫡子提唱禪宗鑪鞞宏開烹
凡煅聖四衆歸依如水赴海近有愆于佛泐之濫觴
也思韜晦而護持之飛錫過婁將度大江忝匡廬與
學徒依止于淡山大谷之間若將終身焉於乎若和
尚者可謂能守道而不遷者矣古衲感時遇變多寄
迹巖叢寧離羣索處而不敢自張其門庭者非獨內
治功純益其中有所不得已也風教日偷學者不能
審己量德名聞利養之念日交戰于胸中奔競干請
無所不至徒以來有識者之訕笑可勝歎哉和尚五

坐道場說法如雲如雨其見爲上堂小參普說等語無慮二十餘卷卷幾萬言江上黃介子所謂出語成詠百折不窮固已極其揚揄矣而和尚復因事應求別有撰著二十卷爲今布水臺集其詞疊疊大都衛世正人心爲根抵何其言之忼而慤宏而肆卓犖而允嚴也往代尊宿如明教嵩覺範洪夢堂噩北礪簡皆于說法之暇作爲文辭其書滿家不可以一二數使無若而人以昌大佛法則椎魯無文之徒不明一經不識一字乃自號于衆曰吾悟道者也能不爲經生所竊議邪此傳心之法不立文字而禪師之能以文字顯者正所以救末流疎陋鄙僂之弊也雖然文字至今日而尚忍言哉世邇遷流觸目淒楚不平之鳴隨感而是縱欲有所發攄頰仰而凜凜于范張之旤又不敢放言高論以自寫其胷臆惟有抑鬱待盡而已顧園頂方袍之輩若于世無所與焉者乃得以苦心冷眼觀天下之波靡聊舉興孝作忠之思寄託于行墨之間雖欲不以文辭自見亦胡可得哉讀茲集而益信其言之忼而慤宏而肆卓犖而允嚴也彼服先王之教被先王之澤乃于生人節義蕩然無復顧慮反洋洋自鳴得意者其亦少知媿悔矣乎故于

茲集而不能不三致意云

婁東弟子減菴王挺敬題

布水臺集目錄

序

第一卷

雅

第二卷

碑記

第三卷

傳

第四卷

塋銘墓志

第五卷

狀

第六卷

遊記

第七卷

序

第八卷

引

第九卷

疏

第十卷

啓

第十一卷

跋

第十二卷

說

第十三卷

雜記

第十四卷

祭文

第十五卷

贊

第十六卷

詩

第十七卷

尺牘

第十八卷

尺牘

第十九卷

尺牘

第二十卷

尺牘

後序

布水臺集卷第一

明住明州天童寺匡廬黃巖沙門道忞著

靖揚雅

有序

代

國家臣一四海維祖宗霆螫雨馮三百季豐亨豫大
極於神廟熹皇末造寇攘式內盜禳斯作皇帝建元
之初旣赫歆誅內攘乃命吏捕盜守臣忘備突踰河
率東西蹂躪數千里繇是江淮大震廷臣建議淮海
惟揚州國之重地東吳西楚閩廣交廣島夷卉服各
賦職方來獻於庭者咸陟其封是不可無備無備則
擾擾乃亂臣昧歿言惟茲帝臣二陽有文武林空備

兵東南天子曰可七年甲戌公受命視揚是歲盜繇商鄧入豫明季陷中都約姦民徐質等內應圖爲亂公用分坊稽查之汰閱實其臯笞殺之盜用是不獲逞志於我又明季掠舒及皖又明季屠涇雄攻殺縣令是歲場民饑叫謹大呼合賊婦子惶駭途奔道竄莫知所出公乃自往慰視立黑幟相勞苦如父母更爲申諭置禁民感說至泣扣首搶地散太海陵安盜氛以息揚民以生江淮清泚如故焉臣謹按公視揚偉績以什數遏亂最大其遏亂之功以什數除姦最大盜姦不除則亂不可遏亂不遏則民不獲有其生自遏亂以外若一政若課農興孝與悌之條以什數崇聖諭最大自除姦以外若誓師若厲禁訓兵練兵之方以什數勸捐最大雖皆遏亂而生乎民者然非所以緩急存亾他若按頴動當事者不奔於以見公之慮直方自命不屈撓於權賢於以見公之節擁劔盾而敦詩書坐帷幄而譚性命於以見公之神之暇然而國家生民不繫焉故不書若夫以好生不殺消盜氛忠君報國壯皇猷則又公遏亂致治之所以大者於乎自內攘騰姦忠良軼伏人懷首鼠動襲載尸雖今天子多方揚厲之如初方謂外庭之士無復君

國之憂乃公於狂鋒四逞黃沙白骨滿望無際之秋
獨以忠君報國號呼二三臣衛千夫長百夫長父老
子弟卒使同仇有賦庚癸無呼爲天子激江海生民
保首領雖公豚魚之孚爰以化邦歆感之卽通提之
卽醒則又出夫帝力與民生至性有不可誣者於赫
皇靈冒茲下土臣愚以爲宐篡其事譎之訶詆炎於
叟冊以昭國祚靈長上天篤厚有明之意思不敏謹
摹擬風雅再拜稽首而屬詞焉

皇臨命鄭公陽備淮海卒靖淮海之亂也

皇臨孔章昭茲若監靡有爾勞皇不爾鑒仁則爾柔
威則爾悍哀我東人惠此良翰

良翰伊何維鄭中州嵩嶽之靈由甫之儔我東曷棘
于邗之溝宛宛周道四方來遊

來遊來王高車大航盜思襲矣舞戈以狂以偵以誘
裏我姦此不畏爾元俾民流徙

我翰戾至載安載集募茲拳勇弁爲武什毋啓爾戎
毋俾爾翼旣訓乃稽盜偵斯得

旣獲盜偵我姦卒俘正之皇刑往卽爾誅爾誅爾悍
我柔我恃闔胡不悛覆狂以喜

翰曰吁哉其饑而譁予而父母媿不而家乃陟其疆

乃造其廬大降厥心畢扣且獻
民之獻矣亂斯沮矣民之舞矣盜斯逋矣其曰未逋
憂我厥肱孰躋我圉以泳大康

莫此大康維翰實崇式崇式庸維皇之忠惟忠于皇
厥猷翼翼秉皇之彝訓于南國

烈烈東南我翰營之湯湯江淮我翰清之既清而瀾
王道之夷于萬斯季皇以治之

皇臨九章章八句

布水臺集卷第一

布水臺集卷第二

明住明州天童寺匡廬黃巖沙門道忞著

南海普陀山梵音菴釋迦文佛真身舍利碑

明州古稱三佛地其最著者曰鄮山益周厲王時東
天竺國無憂王所藏釋迦文佛真身舍利處也忞明
州薄海五百里外復有山曰補怛洛伽者則普陀大
士化迹所顯以佛菩薩慈因緣力故自誓之太康唐
之大中以及今上千齡歲奔徙赤縣神州之民至有
梯山萬里踰溟渤祀驚濤扶老攜幼而至者不衰山
處大海中爲支那四山之冠鼓涵風日摩蕩雲烟其

最高巘絕處爲菩薩頂菩薩頂之下爲梵音精舍當
日月晴霽則千山排闥而隱隱隆隆於青巖翠黛之
中者鄧山也熹宗天啓丙寅有梵僧至自波羅奈國
見其洞壑平坦以爲八吉祥六殊勝地莫是過乃出
所懷舍利建塔其上繇是慈網交羅海山互暎矣塔
高如來身量內奉旃檀香塔一肘量黃金寶盞爲承
上以金鐘彌覆之而舍利寶藏是焉初梵僧募塔平
江人莫之信舍利愍之乃顯神變爲之助發於是
有見三者一者見黑白紅色間錯者或唯見佛身相好
者或始不見而終見如徑寸大者遂一時傾施填委
塿以成其莊嚴妙麗類鄧山而安奉之法則舍利從
黃金盞網楞眼中投以入及禮覲則出以視如是者
再三出之則增長倍數不可取視焉今上皇帝丁丑
春仲余自太白來觀山中者宿咸爲余言且請記之
余曰舍利聖人之骨身也聖人神變不止是愍世灰
劣示其小者夫何足以觀聖人哉當觀聖人韜光掩
宋而舍利畱靈福天上人間互百代歷金石水火而
逾靈逾固者抑豈無自而然哉盍聖人體道乎其
身達形神而一之臻夫大妙故能聖變無窮其自書契
以還薄海內外苟非聖人非聖人達道弟子罕不葬

骨五泉遺塵九土豈其道與聖人異抑身夫其道者或日用而不知焉或半生半滅半不生滅焉是以見有虛弃依正相隨又烏怪其然耶故佛與羅漢皆有舍利唯佛最堅不可壞而先德嘗稱真淨舍利大如菽五色晶瑩而又堅剛嘗置鍤砧舉鎚擊之砧鎚俱陷而舍利無損謂其平脊踐履明白見道超詣所致諗余舊聞豈不以其道之故哉是以先德說法往往提唱身心一如身外無餘之旨而近世皆諱言之余恐聖人之道將隱而不章故書此而告夫吾輩之爲聖人之徒者復系之以詞詞曰

有大導師哀世昏濁示生五天四十九載身教廣被以逮多千乃愍末學碎此金軀布爲飛烟從烟飄墮珠糝玉粒設利式傳生人之理髮毛爪齒以日以遷矧其散壞下飢螻蟻上食鶯鳶誰閱千齡探之水火不可馮然咨爾佛子爾見有弃聖無所捐以無捐故如春在華光色明鮮亦如喆蜜卽蜜而喆無有中邊遠矣南國誰負導師於海之堧廣顙隆準萬里懷來建此層巔嚙曰未建衆罔克知緝緝翩翩小大攸示出沒隱顯衆翕以跽咨爾佛子爾觀設利勿以意甄導師非二卽爾觀時覲體見卉舉心分別設利隱矣

滿目空裕况復厝疑灰劣其思而不敬虔稽首大士
天龍之屬與其鬼僊式臨我詞我詞非給以昭萬季
平江靈鷲寺十方僧田碑

小釋迎之讖臨濟曰一人指南令行吳越而應之者
蓋風穴也然自風穴後今七百載而天下之憧憧求
泐者咸于吳越乎是來豈大仰之讖有以肇之與在
明中葉祖道式微允熹朝湛然澄師與先師悟和尚
始號令吳越間遂風聲稍稍起自先師遂主天童則
學者奔走迨如水赴壑衆幾三萬指多有來自三韓
交廣外者概稱說平江之靈鷲主者接待有方情至
順治丙戌予亦謝事天童矣又五遷至吳興之道場
山而守靜祥公乃來言於予曰姑胥城東北隅有靈
鷲寺者應院也崇禎十三季檀越某寺衆某延祥居
之卽大殿及僧房五六間爲十方院會雲水麈至則
合謀聚貲復今禪堂客舍諸寮尤苦餽粥有不繼時
則又因唯一潤師之唱募置僧田若干畝今願雖未
充事頗有緒乞師爲祥記之歸且剡之石叟以施者
之名載之碑陰庶有力者不得負而趨焉予爲正告
之曰僧奚以田哉僧也者澹然無所營于世泊然無
所芥于中衣以雜碎焉而鮮華非所衣矣食以分衛

焉而烟爨非所食矣居止以對下冢間焉而棟宇棖
桷非所居止矣益彼方眎四大爲毒蛇五蘊爲怨賊
六入爲空聚故其于三界也則火宅之於身世也則
夢幻之於形骸也則土木之時或尋求師友而決擇
身心也則茹冰飲檠靡所辭立雪斷臂靡所吝時或
志證真常而思息苦輪也則傷白鼠之推遷念井藤
之危脆寢以之廢餐以之忘時或垂手入塵而悲心
拯物也則開妙莊嚴路閉三惡道門天堂地獄而皆
往虎穴魔宮而必赴是以僧之爲道尊僧之爲德備
而天人龍鬼阿須倫之族于僧有禮敬供養者莫不
祐臻此日世度他生一如大象藏龍鬪之香設若燒
時則興大炷雲降香水雨身衣宮殿其有觸者悉皆
金色此僧所以爲世植福之田而世無與僧爲田者
顧僧何以有田哉有之自興崇三寶之佛心天子菩
薩宰官與廣行檀度之長者居士耳其始也代分衛
一精修其終也啓晏安資攘奪俾僧與俗卒陷泥犁
之苦者實田爲之厲階也田曷以記爲祥公曰大哉
言乎自今僧俗聞之將必有以大警矣是則天下精
藍之有僧田者得斯言而與有永賴焉詎曰祥之不
朽也哉予遂無辭以拒公因筆以爲之記

布水臺集卷第三

明住明州天童寺匡廬黃巖沙門道忞著

龍池禹門幻有傳和尚傳

師名正傳號幻有生應天溧陽呂氏幼豐碩穎異不羈卅歲體忽尪弱自以爲壽不得長因感香山小說思出家焉年二十二依荆谿沙門樂菴髻落尋詣六庭汰師習講學木叉戒汰俄舍去訶菴菴爲開導師感奮自誓一夕聞燈華爆有省白菴菴可之菴沒師心卷三季然後治任抵神京初謁笑岳寶公公高峰十世孫海舟慈其又大父也契悟廣大楚黃無念禪

師遊方時擬訶公流輩咸爲不可益禪門方外繩墨公乃逸格提將來者無所緣泊故畏忌之公見師至便問上座何來師云南方公曰來此擬需何事師云乞印證心地工夫公曰認得心地便休何更有工夫印證邪師云不得不舉似過公曰參堂去師珍重勉入室方具述所以公驀趯出一隻鞵曰向者裏道一句著師茫然中夜旁皇公晨起見師猶立簷楹間驀喚師師回顧公翹足作修羅障日月勢師遂有省而機不發一日有僧辭公公問何往僧云禮徧融師太公曰曾與伊會過麼僧云若論會則徧界無避處公睥睨曰汝在廬山會過矣僧奮無公笑而不語師頓見公用處久之辭公公署正宗付焉且以一笠戴師曰以此覆之無露圭角師受旨徑往五臺棲息祕魔岳景不出山者一十三載會太常鶴徵唐公問道臺山見師如夙契懇師南還師以菴未塿聽之至荆谿公則以龍池延師焉龍池故一源禪師道場也嘉隆以來先德物故東南泐社例如灰冷師至愴然念百丈大智之風有徒數輩一如萬指臨之於是擔簦負笈之人聞其風而有在於是者咸集焉槌拂之下多穎脫而太者而天童悟報恩修稱宗閒二大士矣住

六季謝事復遊燕都居晉照寺時縉紳輩畱神空宗
日夕從師質證嘗一日舉扇展示諸大夫曰當時孔
子還知有者箇麼皆曰不知師曰以我爲隱乎吾無
隱乎爾聾衆躍然其揭示多此類泐師月川與師同
參寶公左袒清涼以非肇公物不遷論當世莫能抗
其說師乃反覆剖析纍萬言或者竊議以爲曷不自
疆理乃踰畔而耕邪師曰吾誠不與比憂歿後世將
遂謂泐門無人耳川卒毀版以謝居無何有爲妖書
詆上者詔捕弗獲當事者藉口桑門時紫柏可公逮
繫矣一時名德引公馳師師笑曰學道期了生歿生
歿了顧反畏禍邪高臥如故事寢乃赴唐公再住龍
池之命師歿後京師二十餘季當是時兩宮奉我田
服之徒方藉以有爲師獨無所事生平如饑如渴一
以道爲己任故終師之世陞堂入室無虛日好以門
葺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賁人婦話問士大夫般若
無知靡所不知話問學者尠有契其機者嘗謂衆曰
今時人多有說得儘是者恰像箇膾子手何也任他
佛頭來魔頭來獅子頭來象頭來牛頭馬頭人頭狗
頭羊魚鵝鴨頭到汝案上一一儘汝破除打發一邊
公只恐把箇歿貓兒頭來便不能破除得打發不開

太於此打發得開太纔是好膾子手時有僧進云將
舛猫兒頭來著師笑曰果然不識師風度簡夷而神
觀凝肅嘗燕坐中堂如在定者纍日雖左右近侍有
事不敢輒啓至其規誨提獎則慈意藹然有所訓救
時或質以經論援以百氏之言如日莅天臨有目者
咸睹至其機用妙密迴出情謂之表則壑澤夜逐昧
者不覺師於神宗萬曆四十二年甲寅示宋先一日
有僧自臺山來師欣然與劇譚山中宿簪抵莫索浴
浴出而示微疾衆環擁知師馱世因請遺訓師舉所
著帽者三衆無對師乃拍衲奄然而化益二月十二
日子夜也師生世宗嘉靖己酉世壽六十有六坐四
十四夏門弟子依泐閣維收靈骨建塔本山之左

天寧幻也慧禪師傳

師名佛慧字幻也別號嬾石會稽人南宋史相之後
也母戴氏夢天台僧抵舍孕師及娠鄰人共驚異相
見紅炆益室如火六歲入童子學授經知大意十四
慕空宗忝天台見松谷泐師於華頂之勝峯寺求度
不允乃泛海求瀚音僧度復不允因之發憤葬身魚
腹中且舛得救免舟人愍之爲剪髮詣谷谷始納爲
命今名畱習台教五載一日晨課中間豁然不覺心

吻俱開告谷谷奮挺逐之不得住聞嘉禾有濟泐舟者忝見之會濟方屬續於是一盞烟邨孤筇天外南詢北訪徧見大有道者而卒機契圓通爲笑岳入室之子出住天寧之優曇苑疾當世學者忝聲便輒煥一激之以枯澹數十季門無宿客嘗示衆曰四大之軀孰不有五味之食孰能無白玉體箇箇分明紫金身人人可得爭奈食之不常而食衣之不常而衣八萬種魔寧教易曉四百四病以何遣除諸仁者不是祝髮了叫做出家披金襴叫做出家識文達理叫做出家能行苦行叫做出家避喧求靜叫做出家人緣叫做出家感天供叫做出家緊要在著艸鞵入釋迦腹裏屙屎放尿跨大步穿達磨心中戴角披毛枯艸拈來直得百華相鬪鼓動含靈喚起維摩宋默十方如來密付汝印一切天魔自然傾膽唳鳥唬春晝閔彌勒華發東風見故人又曰一番相見一番新好看盞盃盃柄幾處行來幾處險猶奇艇內藏輪海不顧山頭月白一任浮沈空無奈雨腳風清大家和會參方衲子講席高涼居士宰官天僊魔梵有情無情生一乾坤夙一乾坤聖一泐界凡一泐界何曾謬得諸人若也謬得諸人那討說箇是非好惡賢善才能

尊卑異類焯然些子謬不得欠不得你道是什麼境界會麼滿目塵埃千聖眼半身落魄五宗心廼迢多寶菴足不越閩者復十餘載老且耄矣忽思天台舊隱卽日捩杖還南嘉禾緇素遮止天寧俄示微疾簡曆示小師曰後二日可小師涕泣固畱師笑諾爲畱三日仍涕泣固畱不可俗弟子聞之趣置龕室師以是日午跏趺榻上而工適報竣遂趨宋焉僧臘七十八世壽九十一師生嘉靖丁酉方其化揚神廟時重譯來琛山饒海富加以國家尊崇象教一時禪林講肆蔚然雲蒸都下逮納衣空閒之輩尠不藉賴中賢人以自贍師獨斥公弗受也闐然一室嗒然一我往往絕粒則闔關危坐有餽之者梟逾斗錢盈環以上亦斥公弗受也時聞歎聲如老鶻唵聲若清泉而已然不動真際萬行常興凡齋施茶藥利益事皆爲之萬曆間奉詔爲慈聖皇太后飯僧千朝事竣闔關如故故王公豪執希得見其面卽非所欲方寸之櫪澀不可通卽通而昵極清光方若露立霜月中亦甚寒足梟士大夫從之遊者惟轡駕部安祖陳司業雪灘最久侍者一能明執侍終身而已明嘗有句見嬾石卮言中云春水仰看人面綠名華低喚鳥聲紅則

明益長於聲律者師語音如鐘足有輪紋龜畫番番黃髮齒落更生皆其異相之著者至若五臺睹文殊真境司爨感天台聖僧事涉怪誕茲不具述云

天童先師悟和尚傳

師諱圓悟字覺初生蔣氏世居陽羨江南望族也父曦母潘氏師生而賦性淵穆甫離襁褓則儼坐若有思八歲無師訓知念佛日煥風和士女譁然修禊師獨閱世無常繫念每切二十六閱轉谿大鑿語知有宗門向上事遂矢志力參負薪鬻市釋肩立橫術竟日若不知人者數矣三十弃妻孥從幻有傳和尚脫

白傳接人類汾州而枯澹過葉縣儕輩罕能嘗師一茹之甘無所齟齬是春適傳受龍池師隨往依止一荒院傳積然日垂首匡牀師親操井曰雜傭作時時以己事訖傳莫喻傳旨固迷悶後則日遭詬厲乃益慙至病而汗不蘇者浹旬服勤四載始納僧服則以千鞠掩室告傳期徹證雖傳亦時時過從與徵詰雖師亦橫機無所讓然傳不謂可師亦自諗一似目苒有物卒未泯懷如是者復六載一日偶城歸道繇銅棺山踰其椒豁然契證自此從苒礙膺泮若冰釋矣會傳和尚遙錫燕都久之往省覲傳見師來僂問老

僧離汝三載還有新會處麼師卽出曰有傳曰何不呈似老僧師曰一人有慶萬民樂業傳曰汝又作麼生師卽問訊曰某甲特特來省覲和尚傳曰念子遠來放汝三十棒師珍重便出居二載告傳還南於是泝流上雙徑陟天目撥艸瞻風闐其無人則截江過天台訪汝登海門周公公以道學人望隆一世稱門庭高峻者師與之本色相見脫略窠臼公爲手舞足蹈館師別業晨夕諮證恨相見之剋復沿流下至越與黃檗溪有老宿會於陶宗伯望齡府第有臘長知見高下視諸方無可意者與師語大爲賞識天台有無擇者徧見諸方尊宿以機辯盛氣益人時流憚之向師名直趨謁師听山適師路次栽松遽爾問曰聞听山有師子特來一弄師舉起鑿頭便打擇擬議師直打趁一時宿衲莫不爲之警縮而聞風慕說者傾一時矣會傳和尚再住龍池復往省覲傳問汝到諸方曾見甚麼人師以腳打地以手拍地傳曰汝許多時一些氣息也無師曰和尚疑則別參傳乃搥鼓上堂授師衣拂師堅志不受復命入室屬累扶持佛法師卽呈偈曰若據某甲扶佛法任他○○○○都來總與三十棒莫道分明爲賞罰傳於是默喜以爲

可倚以支臨濟也傳和尚入滅師心器畢衆請繼傳
開泐五季之間百廢具修俄因事公聞衡廬之勝飄
然捩杖遂往考遠公往迹弔赤眼遺風將之衡嶽矣
會天台諸山削牘迎住古通玄寺復旛然冒來就剄
縛屋誅茅苦益置牀其下說泐古規凜然坐夏才三
十輩開發者數人繇是聲馳四遠鹽官蔡文學聯壁
復迎住武原廣慧寺初至之日破屋敗椽饘粥或不
繼居六季遠邇來學如赴名師無作無爲而大廈崇
成食堂幾七千指復循閩人之請闡泐斷際禪師故
山曰黃檗者夏滿武原道俗迎者已再至不得已返
度嶺抵廣慧未及旬復因事公方是時四方緇白不
弔而慶以爲師已就閒庶幾赴我也以腹疾醫寓姑
蘇一時名刹如湖之圍證慈之永樂使符葺後至皆
卻不赴卒就明州司李黃公鄮山廣利之命先是公
久參壽昌不契因赴春闈過廬山至一處見飛瀑兼
天長峰戛漢古木岑森之下有大招提顏曰開先登
拜殿堂宛如昨遊因而坐參踰月有省然開口則礙
屢訛博山莫忒心久之赴官武林見師語大驚異至
是具道所以願見之意師乃就之故開堂日指泐座
者便是司李大護泐於廬山開先寺撞倒底鍤山今

對人天衆歿扶起太也還見麼遂陞一衆雜言善公亦脫然曾冑未幾復應天童而主太白名山益天童太鄧山三十里而遙師在武原時寺僧明貫者凡三請師不赴矣及師之來鄧山也白羗當事士紳以必得師乃已故師住鄧山僅三月而住天童十又一季幻出寶坊萬礎千楹蟠厓照壑飛樓涌殿蕩日摩雲然猶不足以居來學計袂連踵接而至者極衣冠之國達羈縻之邦於是遂有以師名聞天子崇禎十四季詔下有司敦請住金陵大報恩寺師以老疾辭徑拂衣入天台高臥通玄峰頂峰繇騰空嶺而上鳥道嶽寄登者疑涉雲天而方來日喙奔汗忝相追逐願苦筋骨親依弗太室中未嘗以顏色假人語言文字羅籠學者嘗門踞坐如西河獅子人與非人驀頭生按以故禪學多得爐錘之力潛符密證千萬有餘而士大夫難近也輒疑信相半然師自初至竟三十季未嘗改廢繩墨示衆曰當頭一著坐斷要津纔然側耳卷卻家珍從來佛法不近人情所以道出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又曰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壅塞爭如臨濟小廝兒赤手全提白拈賊喝一喝又曰未到天童不妨疑著已到天童冰消瓦解

何故聾不見道聞名不如見面面既見矣諸人分上成得甚麼邊事一翳在眼空華亂墜又曰今朝五月五日知事頭首乞老僧陞座應箇時節老僧無計可處何以雄黃燒酒固也不可要且無箇銅錢買粳穀思量到計窮力極忽然得箇富不有餘貧無不足真可謂是箇平等法門正可與世逐風易俗遂豎起兩拳云只將者兩箇大糲子供養大眾一任橫齧豎齧忽然齧著自家底直得人人飽足免得窮廝煎餓廝炒爲甚如此到底輸卻自家寶又曰諸人盡道解制殊不知天童之制結解不結解總不必論祇如老僧終日趕著大眾不是挑輓便搬瓦不運土便擡石見你們稍遲縮則不是喊便是罵汝諸人意作麼生會還知天童老漢爲人處麼三生六十劫因僧求住師曰汝尋嘗甚麼處住僧擬議師喝出問大悟底人還有憎愛也無師曰能愛人能惡人曰此是儒家世間之說豈是大悟出世之事師曰汝是甚麼人僧擬議師喝出問如何是暗中明師曰東邨王老夜摩肩如何是明中暗師曰南海波斯晝洗面明暗相去幾何師曰分身兩處看問如何是三寶師曰一頓胡餅兩頓粥曰不問者三飽師曰老僧日日奉持問大事未

明如卷考妣意旨如何師曰你是無主孤魂爲甚大事已明亦如卷考妣師曰唯我獨尊恣嘗制師真贊曰魑顏蹙髑巨肩曷鼻譚玄口不開說汝無忘諱可以遙風易俗者卻然捧出兩拳頭端的喊人叫人時誰信單明第一義庫房多大而納無邊香水海之赤蝦白鴿魚鼈蛟龍古寺何寬而盡十方虛空界之柳巷華街淫坊酒肆逼夢筆賢明縊於山中苦切當慈悲打壽昌古佛和心歐出好言成罵詈稽首堪忍大導師益口劔牙真可畏益實錄也然約衆振綱提領而已不斤斤繩尺有數遭刪去猶至者左右以爲言師曰廣額屠子鼓刀以屠耳及其颺刀也則佛以人根需淘汰故推一人爲長老若非才輒弃何賴焉且彼悔故來歸斯受之咎賢所不拒也居黃檗日有飯頭自謂參得禪日逐僧堂葺爲兄弟說話衆惡其聒臬或諫之頭曰你每祇噉飽了飯瞋睡我終日區區只當萎驢萎馬一衆大怒推排白師師出坐葺軒徐語衆曰萎驢萎馬亦是古人道底若生憊惱邪顧飯頭曰你道古人意旨如何若道得相應老僧分半院汝住葺廊後架說佛汰可憐頭爭專甲無此語師乃打趁歸方丈衆懨懨而退勉季愍諸方說汝復陷牛

迹於是據古綱宗著說纍數萬言折衷之疾艾矣防亦少弛焉然師方兢兢於救焚拯溺弗暇恤也生平愛華祖著艸鞵住院稍不如己意卽拂衣去所至新梵構不以一厘小師有有服勤白首者則以金疇之服御檀施山積歲一散諸方來眇遺畱遇人無簪紱輿僮一目而已遂能淳風扇一世勉居太白奔天天下緇素如一佛出見叢林之盛泐道之隆世稱宏智中興應菴甘露而師益兩彩一賽云十五季七月七日中午示宗通玄寺閱世七十有七坐夏四十有四門弟子迎龕歸太白塋葬全身於寺之南山幻智菴之右隴

聖壽印乾泐師傳

印乾法師者廣陵人也法名海印俗姓韓父早喪母孫氏守志拊師見師黠慧異諸兒乃弛慈母之愛更張嚴父之威過庭必訓訓師嚴且倍常仍命師遠學金沙盃日以亢宗望師矣然師志在出塵殊無經世意母微知之適師歸里就試促師畢姻師畏霜塵網因哀乞鄰東之老僧體菴能公者方便爲髻落於是得墮三寶數一日公謂師曰千歲之椿必生廣莫之壑凌霄之鶴詎棲枳棘之林師默識公意卽日禮辭

公徧遊講肆凡性相二宗碩大之家若巢松若一雨
若昧泐師輩炎昭吳會間者莫不造請微言諸師降
以大龍之雨師一當以巨壑之投升堂入室無所關
隘而京口悟心融公尤爲駿賞因輓師分座講說長
河旣浚千里沛然英聲遂藉藉起東南南學士日
望師開泐受徒得挾策一聆玄義爲快然師自念長
水從琅琊開發太原孚因禪衲悟明德山宣鑿躬擔
青龍疏鈔出蜀擬埽南方魔子而卒自焚於紙燈吹
滅之後宗門豈無長哉我未達耳若夫數他矜寶說
彼譁音直先聖所訶者崇禎己巳春博山來禪師赴
天界之請入畱都師蹶然起僅造籌室而山還江右
師悵恨久之會友人山茨者從磬山來稱修和尚宗
眼園活能鍼灼者艾師慨然與之偕往修一見淡相
器重卽以本來面目話詰師師如癡如醉若不知人
者十有九日而省入室呈偈修示以本色鉗鎚師迎
刃卽解如轉圜石於峻阪之巔修曰未也豪釐有差
天地懸隔師聲喏而退叢林故事臘八陞座師出問
釋迦老子道奇哉一切衆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但
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如何是妄想修曰成佛作祖
如何是智慧修曰入舛出生恁麼則無明實性卽佛

性幻化空身卽泐身又云不證得不證得箇甚麼修
便打師拜起而曰若非今日親承指示幾乎話作兩
橛修曰一面底道將來師云道得也是臘月蓮華修
益器重之旣而聞天童泐化之盛復忝見密老人於
太白山中親炙踰季會修遷湖州報恩復往省覲俄
而修宗卽欲抗迹西山高蹈方外而山茨禪師初住
東明簡師曰東明岳祖道場也老屋敗椽雖聊蔽風
雨奈塏山未復祖塋尚薶寒烟衰艸中孤掌難鳴兄
豈靳隻手哉師毅然忝嘉湖杭白三郡之護法及當
事者卒躡師之義而東明繇此復業然師不自謂德
復太山後之數舍縛屋而居師爲人外瘁中剛寡緣
飾與物無違諍而義在必往不吝情太畱而師友恆
切居東明時未三禩長興男子復構室烏瞻溪處延
師師欣然樂就將爲終身不出計矣歸京口省融公
公復以老病畱遂力卻烏瞻而棲城南之八公洞焉
方是時師太講座幾十季雖同學相過從難師經論
重宣然嗛嗛之志未厭也會廣陵蔣氏元長董氏問
曦二孝廉迎師入城供養且詎楞嚴妙旨因而四衆
聞之遂延講興巖及散席歸京口公果厭世遺言命
師繼席聖壽非所好也而義不可辭起敝支傾甫一

季而病作就醫東隱問疾者往來如織師恆接譚不倦有甯生楚儒者以事遊吳門來謁別師曰子去幾時歸吾不能待子矣把臂送之低回不已越數日忽索浴更衣命送龕入室據坐跏趺令人扶其背久之熟視左右舉手曰吾行矣主人遲法師戲謂師曰今日天雨縱去不遠師曰吾有艸鞵在主人曰艸鞵韜斷時如何師遂閉目不語俄滅之已逝矣停龕數日顏面不改如生京口緇俗聞之遂各備華旛奉迎龕室歸葬全身於八公洞之左師生萬曆乙未入滅於崇禎癸未五月之七日益世壽四十有九僧臘則三十又一焉

曇常集三禪人傳

曇禪者字曇生黃州蘄春人出家廬山開先寺眎予爲猶父行幼從予遊方動止有法奉予歷百城春秋十餘禩雖荒邨壑寺風雨晦冥之候未嘗見其有惰容尤剝心已事於三不是語發明從此信入先師悟和尚益器重之繼予歸隱匡廬爲予分衛千里還執爨負春如故迨先師沒予奔訃天童乃畱黃巖始分岐不克從焉旣而卷亂游臻山寺罄遭焚掠殆居不遑夙夜矣而旋營旋葺初無介意以違予久將省予

廣潤夏止邗之東隱菴一日無疾忽索浴更衣安詳
敷坐跏趺然後從容以趨宋之故告其徒徒驚愕悲
戀跽乞遺言曰休自去廣潤禮覲和尚吾行忙不及
見也言訖而終

常禪者字泐藏長沙益陽劉氏子幼出家志參湖海
以母老無依託乃負之遊方復以利養同僧爲母臯
所至割食食母日食殘滓弃瀋而已母歿則荷骨以
往於先師無恙時趨訖天童久而知歸逮予繼席天
童卽居請客侍者寮復典客靈峰廣潤故從予亦最
久爲人質直好義觸事穎發於友恆面折其非於師
亦橫機無所讓至於荷泐事衆則身命以之後遊龍
池爲龍池綱維一衆一衆服其公俄疾作預知時至
命侍人安排果燭鋪設香几於是索筆書偈揖別堂
頭竟爾坐脫

集頭陀字聖阜會稽郭子式也自爲儒生以德言重
於越於越之子弟從之師其孝友則雍穆於家師其
文章則爛熳於國故通國之人莫不欲尸祝子式社
稷子式而子式固澁渺自藏也魯藩監國日立以崇
官起之爲一陞見卽告歸用團練泐保持里閭日有
遊騎騷繹則自破產爲之供億不俾一卒入下戶之

門舉平原平水若邪谿濱凡賴子式以全者千有餘
家清疾渡江遂從予雲門落髮爲僧自茲闔戶山菴
繭足不履市城矣己丑冬予領越州大能仁寺不得
己一踐都門歸而得疾疾且革名諸親友從容話別
作偈辭世復取自肖象題之乃泊然長逝

贊曰善夫圭峰有言曰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
事是散亂心散亂隨情轉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繇情
臨終能轉業彼姝三士所謂轉業是邪非邪夫紛紛
荷橐忝叢林其誰不曰我爲生歿哉而臨行灑然寥
寥無有何也繇信之不淡行之不篤故耳况復狠心
蠶尾所作殆有甚於屠沽負販者予故於三人獨表
而出之嘉往所以勸來豈曰臨川歎逝而悲從我者
之皆不及門與

廣陵三我先生傳

先生姓蔣諱應參號三我邗之董子里人也幼孤家
貧攻苦寡強親戚歲以館穫有秋食孀母日甘毳以
奉者數十季當是時先生自足握青紫如券而救敗
扶傷蹠躓不能葺然先生弗恤也晝夜摩厲諸生故
先生鑄人之風以是日聞而先生車馬亦頓矣然先
生方以得糈爲將母大慶逾弗恤也迨卷母則又鼠

思泣血不斲有生故先生終弗恤曰噫負吾也夫然
吾不人子負而天以吾子負則吾真負也夫先生恭
不泄邇孝不忘遠居恆時有祭月有祀雖賓燕不廢
也凡祭必齋必夙明河在天則先生皇皇起視曰且
矣非采繁風人交鬼神之道也不敬奈何然廢徹而
光昭如故轉已祠墓禮俗歲一二屢先生則嘉辰令
節皆往雖豆無豐碩而烹葵燒芋獻壽交酌若藹然
和下者夕末爲先人分歲朔初復爲賀旦皆生人禮
也故鄉農望而愆若慎爾芻牧毋干先生隴恐先生
傷胥郤也春秋獻文廟先生不與從則陳詩書闕里
志於庭炷香束帛拜階除首九頓歔歔顧子孫曰先
師衣被我德厚焉可忘若欽念詩書訓邪忝先師不
可先生豐頤後耳美須顙童子光外軼而頎然面目
嚴冷類刻削神人自其勝冠時燕居必冠冠不釋元
者近六十載門弟子遇諸途十步外必虛左俟端拱
唯謹閤子含卿有軼才駘蕩無所忌居恆咄咄掀顙
風搖四座殆隅先生則終日恂如不能言者今上頒
朔先生旄矣然左書箴右書銘兢兢如也故生平無
過誤聞人過誤輒同癡病恐終不得活諸生也大則
讓小則規子孫則畢讓無巨細孫某過中陳見履焉

蹴之偏先生讓曰齒君路馬何如蹴父履讀詩書大家子不識禮固當終朝不懌當食猶歎嚙孫某懼扣首自責無所容乃已先生見子姓類師生臨家人若臣主自妻媳以下終身未嘗窺戶庭焉一孫一子子善舉於鄉爲今孝廉君孝廉於先生最爲式穀然先生廉隅見矣故先生終以德王子孝廉又以文雄孝道以爲三我先生真古循潔士哉雖然先生清刻矜己諾猶古東楚風若其動符禮汰得不教焉殆鄒魯彬彬君子未遑也猶喜古皇先生教少欲知足固一白衣杜多白社有外務則先生禦操不平忼慨然固飲酒食肉新學近事男多竊笑先生然諸近事男聞經行道崇勝業皆自遜不若先生然察之則不若先生遠甚識者多謂先生用儒治身用佛治心則先生笑不言也然先生疾革猶命佛者擊磬誦修多羅先生則傾耳聽使聲琅琅不絕然後右脇吉祥乃逝則皆古皇先生教也當彌畱時子婦梁割肱雜糜以飲先生幾起卒以衰備殞此哲人惜哉

贊曰史闕文馬俗人二事皆末孔子稱之何也傷周道澆漓日甚也往余客句章見秦縣王子式姚州管

生聖者其人皆布衣有王公之重矯節砥行以生人
之歿當世之人因之而寡過者益千十百家先生亦
然無大位整齊當世而危言危行當世亦憚之語曰
猛虎在山藜藿不采先生有焉之三人者皆人倫羽
儀也今一歲間相繼化去余甚懼之然於越多君子
廣陵多廣賁大賈故余亟采先生行事論次爲傳付
孝廉君俾號於人曰先生出矣自古有歿先生益未
之歿也悲夫

布水臺集卷第三

